

寻根

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如同不熄的火种,蕴含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之源。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当前,作为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整改落实的有力抓手,全军上下广泛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奋斗动力,坚定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速前行。即日起,本版开设“寻根生命线”专栏,邀请不同历史时期的“老政工”回顾军旅岁月、分享宝贵经验。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讲述,感受政治工作如何与时代同步,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从中汲取力量,持续焕发生命线的蓬勃生机,为人民军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提供不竭动力。

原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回忆戎马岁月——

“只要党的领导在,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方祖岐

汽笛声声,车轮滚滚。1951年7月下旬,我们一群来自苏北的学生兵,从浦口火车站出发北上。我们将在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训练大队接受为期10个月的政治教育和业务训练,为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做准备。

年轻人是闲不住的。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反复演唱当时学到的所有歌曲,歌声此起彼伏,人人唱得豪情激荡、神采飞扬。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歌曲之一,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后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切身感受到志愿军将士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凭借“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回国后,我大半辈子从事军队政治工作,见证新中国建设和改革浪潮,见证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在风雨洗礼中担当重任、赢得胜利。今天,要问“东方之谜”的谜底是什么,人民军队的胜战密码是什么,我想最根本的答案在于:心中有魂,脚下有根。

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作为机要译电员,负责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对志愿军司令部的密码通信。我每天翻译的“战况简报”中,多次出现官兵们写请战书甚至血书,争当“尖刀班”“突击排”的描述。一次攻防战下来,许多同志牺牲了,活着的同志挑起更重的担子,后来又牺牲了……看到这样的战报内容,我常常一边翻译,一边掉泪。

对我触动最大、教育最深的,是上甘岭战役前后的那段经历。1952年10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许多日后被人们熟知的战斗英雄的名字,接连出现在“战况简报”里——

10月12日,邱少云任烈火烧身,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

10月14日,孙占元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10月20日,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前进打开通路……

是什么让志愿军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在记忆里追寻,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支部,我们懂得为谁扛枪,知道为谁打仗。我忘不了平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前辈们总是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在战场上,营长、教导员牺牲了,连长、指导员就顶上;连长、指导员牺牲了,排长、班长就顶上。只要党领导在,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诗:“严寒的冬夜虽风雪交加/我的心却一直温暖/我不考虑何日将与此别离/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1953年,我向所在党支部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永远做党的战士。

2018年8月,年过八旬的我又一次



图①:方祖岐在抗美援朝战场留影。

图②:方祖岐(右二)在基层连队调研。

作者供图 制图:唐硕

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沉重的脚步迈向松林,熟悉的名字进入视线:杨根思、邱少云、孙占元、黄继光……站在他们的墓碑前,我想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未来战场上,还会有他们这样的英雄出现吗?一定会的,我坚信。因为党旗永远随党旗飘,听党指挥早已融入人民军队每一名官兵的灵魂。

几十年来,除了战争考验,我经历许多风雨洗礼。亲历其中的我感到: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在基层单位担任政治干部。当时,虽然日子过得苦一点,部队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我们总会省下一些粮食支援灾区。我们还发明了“增量法”,就是把粮食用水浸泡后再煮,泡过水的粮食虽然不好吃,但也能填饱肚子。在党组织的号召和党员干部带头下,部队经常出现干部和党员给群众、老兵给新兵“让饭”的感人场面。遇到吃馒头、包子的时候,有些干部、党员吃一两口就走开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当时党内的流行语。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任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图谋的动作频频。国内各项改革举措陆续出台,特别是地方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一些官兵担心退役后找不到好工作或安置制度发生变化,加之驻地人员流动大、人际交往多、环境复杂,给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生命线”的作用如何发挥?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我们要求所属团以上单位政治机关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官兵多看改革开放的积极影响。面对社会大课堂,既注重解开官兵思想上的困惑,又注重解决他们的

实际困难。通过把经常性思想工作落实到日常,很快统一了官兵思想,稳定了部队。

越是风高浪急,越见砥柱中流。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作为时任南京军区政委,那场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抗洪抢险斗争中一个动人瞬间,让我难以忘怀——

原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先后8次专题研究抗洪抢险工作,领导干部始终指挥战斗在抗洪一线;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军区驻九江抗洪前线总指挥的董万瑞,与官兵在大堤并肩奋战五天五夜,不止一次为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堵决口流下热泪;

后来被授予“抗洪钢铁战士”荣誉称号的党员吴良珠,忍着肝癌晚期的疼痛,开汽车、垒堤堰、堵渗漏、背沙袋,用26岁的年轻生命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赤日烤,狂浪袭,黎庶急,军心热。”对于子弟兵的抗洪壮举,我曾赋诗抒怀。这颗兵心为什么如此火热?从抗洪大堤上一面面迎风飘扬的党旗、军旗上,从部队凯旋时群众扶老携幼、含泪相送的画面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这支军队,党指向哪里就冲锋到哪里,哪里人民需要就冲向哪里。

政治工作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工作,靠的是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统一。我从自己成长经历中感悟到,政治优势的发挥,精神财富的传承,不只靠书本教育,更重要的是行为引领。

我曾陪同一位老首长连续在部队调研50多天,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调研活动中,老首长时常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提缺点,不准讲空话;他讲话时不用稿子,简明扼要,有时还要听听大家的讲评;到革命圣地、烈士陵园和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追寻历史,他总要现场讲述难忘的战斗经历;到老区一家一家看望战争年代帮助过自己的群众,那个热烈场面,就像亲人一

样,实在令人难忘。

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军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实行院校培训提拔军官的制度,优秀士兵不经院校培训,不能直接提拔为军官,许多同志对此一时转不过弯来。当时我担任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一次士兵招生考试时,全区有70多名干部子女报考,其中50多人在分数线以下不能录取。我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专题汇报后,时任党委书记斩钉截铁表态:“就按政策规定办!”从那以后,想找领导说情的也不好意思找了,顺利完成招生工作。很多年,这项工作一直保持风清气正。老首长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为大家作出了表率。

身边的榜样,如同指引前行的路标。在一个个路标的指引下,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跟党走,学做人,学做事。说到老一辈的行为引领,我还想起一件“小事”。从朝鲜凯旋后,我随部队驻扎在吉林四平,与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魏忠莲相识相恋,后组建家庭。我们的婚礼没有婚纱和戒指,只有两斤糖果,但依然很热闹,师政委亲自参加并当主婚人。我们分到9平方米左右的门房当婚房,需要简单修整,一时无法居住。我们夫妻俩被师长拉到家里住几天,又被政治部主任拉到家里住几天,副主任也常过来喊我们到家里吃饭……这让我们倍感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在任职时,我曾多次到福建上杭古田镇参观,看到当年留下的标语、口号,聆听老红军讲述往事,深感如今的一切来之不易。退休后,我也曾与老战友们相约古田,吃红米饭、喝南瓜汤,还为古田会议纪念馆书写了一副对联:“古田决议军魂注,胜利征程天下闻”。

行程万里,薪火相传。我这个“老政工”愿做军魂的播火者、传承人,把我军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告诉更多的后来人。(威海海、沈珠雷、练红宁整理)

一片「针」心献余晖

■庄照来 蔡云莺

5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退休教授王文远来到中心针灸室参加义诊活动,用手中的银针为全国各地的患者消除病痛。

尽管退休已经近20年,王文远始终将患者的健康放在心上,多次赴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技术培训和义诊。2009年以来,他辗转4万余公里,为基层部队举办平衡针灸培训班21期,培训针灸技术骨干近2000人,在革命老区累计义诊患者13000余人次。

平衡针灸学,是王文远历经多年潜心研究,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在针灸领域相结合创立的一门医学新学科。“平衡针灸,源于部队,服务官兵。”王文远创立平衡针灸学的初衷,就是希望能预防和治疗基层官兵的训练伤。他在基层卫生队当军医时,发现肩周炎等训练伤是基层官兵常见的病症。然而,官兵赴医院就诊后,通过拍片子或其他检查往往查不出器质性病变,中西医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看不到、查不出”的训练伤,时常困扰着基层官兵和医护人员。

“小伤小痛”也事关部队的战斗力。心系官兵健康的王文远迎难而上,大胆探索由针刺经络改为针刺神经。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系统的平衡针灸学,取得数十项防治部队训练伤的科研成果。

小小银针连着训练场。上世纪90年代,王文远曾连续5年作为军队训练伤防治专家组成员,深入160个基层连队的训练场,边研究,边治疗。从喀喇昆仑山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海岛到戈壁,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跟训在一线,了解训练伤发病特点,总结防治经验要点,为官兵办班授课,普及投入较少、简便有效的平衡针灸疗法。2012年,平衡针灸技术培训被列入全军继续医学教育一类项目,向全军推广。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06年退休后,王文远初心不改,坚持义务接诊和培训授课,继续用平衡针灸技术服务官兵,造福百姓。

2009年冬天,王文远赴驻内蒙古某部培训平衡针灸技术骨干。培训班开班点名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学员。了解到该学员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行走不便,王文远来到学员宿舍查看,为该学员施针治疗,第二天学员就能来培训班听课。多年来,王文远带队培训了一批又一批“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住”的平衡针灸技术骨干,为基层官兵健康护航。他和学生还义务承担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平衡针灸技术授课任务,先后为300余名乡村医生传授技术,多次开展义诊,受到群众欢迎。

2023年6月,受某边防部队邀请,王文远带领医疗服务队前去巡诊。他

们经常乘车颠簸百余公里赴基层连队巡诊,返回住处时已是皓月当空。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医疗服务队为500余名官兵诊治训练伤病,为400余名牧民和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义诊服务。

守护官兵和百姓健康之余,王文远还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等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2015年,担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卫勤保障任务的王文远,一进入阅兵村就废寝忘食地忙碌起来。为医务人员进行平衡针灸技术培训,为官兵传授训练伤防治方法,为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兵施针治疗……王文远的精湛医术,赢得了各方广泛赞誉。

这些年,王文远探索创新的脚步一刻都未停止,仍致力于平衡针灸学的相关学术研究,先后撰写了20多篇学术论文。



拼搏

5月18日,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闵行区军地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退役不褪色,红心铸忠诚”退役军人主题活动,通过拔河(图①)、障碍挑战、皮划艇(图②)、足球等11个项目的比拼,激发退役军人奋斗热情,展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闵行区14个街镇(工业区)的3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活动。徐宁摄



大凉山深处,那个彝族小姑娘

■马继富

情况,我所在的团卫生队组织卫生员走村串寨,每周开展一次义务巡诊活动。

在大凉山深处,一个个小村寨像芝麻一样撒在大山里,村寨与村寨间隔较远。那天,我天亮就出发,逐一前往永郎镇的几个村寨巡诊,抵达永跃村时已是下午。当时,村民贾德才家门口围满了人。一位老乡告诉我,贾德才不到1岁的女儿患了重病,“怕是不行了”。

听他这么说,我浑身的疲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孩子面前,看到她的小脸已经憋得紫红。通过询问和观察,我判断孩子是急性肺炎导致的痰堵。没有犹豫,我立即根据孩子的体重打针对药,并将纱布裹在孩子的手指上帮她抠痰。经过努力,孩子的呼吸渐渐变得平和,脸色也慢慢恢复过来。我长吁一口气,对贾德才说:“孩子有救了!”

此后一段时间,我每次巡诊都去回访那个孩子,直到她完全康复。当时,我觉得治病救人分内之事,没把这件事告诉战友。没想到,后来贾德才带着妻女专程到部队致谢,大家还是知道了这件事。部队宣传干事专门到永跃村采访,在贾德才家的院子里,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个小姑娘名叫贾英。1973年,我退役回到家乡江苏省灌云县。每次翻看军旅老照片,总是情不自禁想起那段往事,有时也会琢磨:“贾英才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

2022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突然联系我,询问我在四川当兵时,是否救治过一个生命垂危的女童。我做梦也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人居然还记得我是灌云县人,居然在寻找我!

在灌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

下,我立即与贾英取得联系。视频通话的一瞬间,贾英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对我说:“马叔叔,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自从我懂事,知道您当年救了我的事情后,就一直想找到您……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工作、成家了,小儿子今年也大学毕业了。要不是您当年的救治,哪有我的今天……”

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又有些受宠若惊。我实在不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碰到当时那种情况,哪个穿军装的战友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还是卫生员……”我对贾英说。

如今,贾英经常和我联系,逢年过节互致问候。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战士已成了古稀老人,曾经的彝族小姑娘也有了儿女。发生在大凉山深处的那段往事,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

(沙庆祝、陈岩整理)

我家的一本老相册里,保存着我当兵时拍摄的20多张照片。一张我与一对彝族母女的合影(上图),被我放在相册第一页。照片中,那个小脸圆嘟嘟的小姑娘,看上去是那么可爱。然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1970年,21岁的我在原铁道兵某部服役,随部队驻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一座大山里。当时,针对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缺医少药、看病不便的